

東萊標註三蘇文集

九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萊標註三蘇文集/[宋]蘇洵,[宋]蘇軾,[宋]蘇轍撰;[宋]呂祖謙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15-4

I.東… II.①蘇…②蘇…③蘇…④呂… III.①蘇洵(1009~1066)—文集②蘇軾(1036~1101)—文集③蘇轍(1039~1112)—文集 IV.I214.4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55182號

ISBN 7-5013-2515-4



9 787501 325153 >

書名 東萊標註三蘇文集(全九冊)

著者 [宋]蘇洵 [宋]蘇軾 [宋]蘇轍撰 [宋]呂祖謙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 66151313 Fax:(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九

版次 二〇〇四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15-4 / K·864

定價 三四九〇圓

禾播之以菽而生救藝之以松柏梧櫟叢莽撲斂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朝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俵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朝之略富彊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有其治而無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蠶桑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

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於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卒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汎汎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立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瑾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繕器械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

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
濮追齊威之列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
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彊是數人者
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故其
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朝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
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
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
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
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
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
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論當今有三不立故爲治之地不成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
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唐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
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

之地

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而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時以養生迭死雖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以治家之地為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无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而不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余制也當戰國之不者侯无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尽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也能容之而不能使之地也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无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卒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 祖宗之法或具有存而不卒或簡略而不備具有存而不卒是有地而不足其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 二 完不而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來

有三

一病
之患

疆臣專國則天下震不而易亂自天下祖宗削而所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无疆臣而已然特兵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於故嘗以為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敗之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人惰苟且不治其事二日已敗而上不知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馬脆无用召募日廣而林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奔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不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禾之則有以為禾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而以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也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与不賂非吾為國治礼之所在也治礼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一持之以至

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
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
子仁慈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
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
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
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
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彊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
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
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也爲
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施之天下將无所不可治

新論下論三事既立患在无以施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
國正其紀綱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

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卒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孝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正事者未有言也蓋亦有言之矣曰不權量昌法度修廢官與滅國繼絕世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

生而天
之才使
其教

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脩之身施之故記曰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則不立治其
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畢卒雖後世之
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无過惟无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
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
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
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
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
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
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
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論分兵民之利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
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
使食其祿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

民判於
代之際

國人幸於
中然後
其歸

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卽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
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
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无以資之嬰之
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群起爲盜則无以求濟其欲此執之所必至自
秦漢以來天下未嘗元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
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内外於是
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尽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
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
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无着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
俛首受管而不敢肆居則空弓劒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
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
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
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
旣尽於養兵而又較版圖點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
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焉

至本朝乃
見其利

呼其亦未之思哉

燕薊論割燕薊之利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患屈辱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之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之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五帛子女之富重歛其人利尽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王餌兼用之矣被檀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醑之美至於生三樂摘柚无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日爲禮義五光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

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湟之六起而東征吐蕃夷虛龍襲據郡縣唐
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一日年之間獸心猖狂元復顧忌理極而變哥
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吾今不忍
余夷生民以皮幣大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
乎

東萊標註頴濱先生文集卷之十

東萊標註頴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策

御試制科一篇

今分爲十二節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
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
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弥廣軍冗而未練官冗
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
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
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
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
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煙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
向所傳昌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
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无
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撙節或
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
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同王政所由
形于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
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
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希賢之言不宜
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
旱蓄積之備邊郵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
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目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
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
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荅陛下所問伏惟陛下承

无事則深
憂有事則
不懼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
日无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无憂於此乎陛下策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目以謂陛下未
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
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
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无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矣夫无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无事
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无事而
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卒
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无益也制策曰朕德有
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謚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
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源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与治同道罔
不與与乱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
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乱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